

第一回 窄路遇黃衫無心下種 隔鄰窺白面有意尋根

詞曰：

雨覆雲翻不定，情拴意鎖難開。閑中下著巧安排，後挽前推宛在。
邂逅已逢適願，清揚猶費疑猜。瑤篇若是未銜來，錯眼兀誰擔帶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話說皇明，浙江有女曾浣雪者，母葉氏，父名青，字又青，嘉靖間進士，官光祿大夫。與同年翰林吳應松，字幹甫，江南江陵人，時常相過。青性耿介，不合於時，與都御史蘇廷策有隙。慮其謀已也，遂致仕返於嘉興，在城外三十里黑浪墩居住。歸囊甚淡，所居者半畝青山、一灣綠水而已。生下女兒浣雪，十分伶俐。五六歲教以讀書習字。一學而能，出口每多敏慧，公夫婦喜之。自是文情詩思，月異而歲不同。遂自作一字曰“雲娥”，別字嬋照。養二婢，一曰惜花，一曰愛月。公夫婦以乏嗣鐘愛，故未嘗締姻。不期公年老得疾，竟淹然而逝。雲娥與母孤孀，仍以詩史為消愁之助。奈家事未幾零落，親婢惜花遂託媒媪賣與商人，祇留愛月一婢。雲娥有所著作，輒命磨墨洗硯，以致愛月亦頗通文字。不圖鄰人失火，延及曾家，猶幸主婢三人及一個老奴俱獲脫身，遂投城內親舅葉家。葉公名渡，號曰小舟，官三邊總制。夫人劉氏，見其姑並甥女罹難來投，遂收拾後亭，留夫人大家居住。

亭中有高樓，樓下有芭蕉，名曰“蕉樓”。隔樓有名亭一座，係黃尚書書亭，亭名“駐春園”。其公子名玠，字玉史，肄業其中。抱質有倚馬露布之才，負貌有羊車擲果之態。先大人名之，榜號西山，官兵部尚書。在日與在京翰林吳幹甫締姻，翁亦溪為媒，其官刑科也。厥後黃公逝世，吳公繼歿，黃夫人致書於吳，道及親事。不意吳夫人念母子孤孀，不忍遠別，欲將小姐擬配他人。繼而黃家夫人亦殞，兩家全不提此事。幸得吳小姐承先人遺言，矢志待字。生以音書遙隔，盟約必渝，全不以之為意，益勵志攻書。與同鄉歐陽穎締交莫逆，朝夕聚首於駐春園，分題拈韻，叩鉢成篇。

一日，歐陽遊楚中，生獨坐高吟。五更時，忽一人從牆跳下，生攜燈視之，乃魁然奇男子。問其故，曰：“小弟姓王名慕荊，近因知己為勢豪誣陷，弟不勝憤懣。昨夜提刀刺中豪者，恐人迫捉，暫匿貴國，望其垂庇。”生知是負俠為知己報恨，遂挾以入。須臾天明，命書僮，名墨奴者，置酒款之。到黃昏時，取白金數十，對慕荊道：“敝園淺狹，恐事久覺露，薄具微物贈兄，兄可別處藏身，非敢相卻也。”荊見生如此，便道：“蒙一日收禮，恩已過重，寵賜決不敢領。”生道：“兄俠人也，何故作此腐談？人生相逢，遇有事時，若不能為知己報恨，同類解紛，真罵名千古。此微物耳，安足掛意？”荊乃拜受，別去不提。生外間探偵，知己遠颺，遂放下熱腸。

卻說一日雲娥無事，同愛月登樓晚眺。忽見隔亭疏竹外一垂髫美男子，年十五六上下，姿瀟潘安，神清司馬，心甚憐之。生行吟階前，亦舉頭見那隔牆花陰柳色間，一佳人倚風獨盼，一阿鬟背後侍立，時時為姐姐捻髮，不覺爽然若失。須臾，雲娥掩著樓窗帶笑而下，到房中對愛月道：“纔見佳郎，令人心折，若得佳婿如其人，不負我生平憐才至意矣。但外貌雖甚可人，未知其實學何如。”愛月道：“須密察之。”

卻說生見佳人下樓，神魂飛越，如有所失。珮遙香散，乃返坐書窗。不覺遙遙月上，射入樓頭，猶留艷影。挑燈染墨，以紀奇逢，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有美人兮，飛舞客光。
含笑凝睇兮，素面相當。
望不可即兮，在水一方。
褰裳從之兮，道阻且長。
彼美人兮，從何處來？
洞前容與兮，彷彿天臺。
劉郎咫尺兮，耽待遲回，
羽翼見假兮，飛越牆隈。
彼美人兮，奚所思？
情牽肺腑兮，語在眉。
泄春心兮，獨余知，
待相呼兮，一問之。
懷美人兮，倚畫欄，
靜掩玉宇兮，離雲端。
渺不見兮，月光寒，
強拈毫兮，睡未安。

《彼美人》四章

吟畢，一夜無眠。早起出外，見門前眾人圍聚喧嚷，查問根由，一相識的人指鬚髮半白者道：“這老頭兒行動慌忙，全無關顧，將孩子絆倒在地，把那手中所攜油瓶打碎。孩子拉住勸賠，反揎拳要打這孩子，十分可惡。鄉鄰不服，將他扭住毒毆一頓泄泄氣。”生進前一看，認是葉家老家人，因對眾人道：“此老無心鹵莽，身邊又無錢鈔相賠，以此相爭。應該多少？我愿代賠，勿要爭鬧。”眾見生發話，肯代出錢相賠，大家放開。生令身旁墨僮進內取鈔。墨僮乖覺，將老家人帶入內廳，回身將錢交付為首的人，一哄而去。

生進內堂，老家人忙來稱謝道：“幸蒙相公救解，得免毆傷，祇累相公破鈔，老漢心甚不安。”生道：“小可出力，何必掛口？我雖與汝隔鄰，汝老爺外任，未獲登堂，不知家內親眷尚有幾人？”老家人道：“我原是城外曾老爺家人，近因祝融無家，來此借住。老爺姓曾名青，字又青，原任太常卿，娶過夫人葉氏，即葉總制大人胞妹。我老爺並無公子，亦未曾承繼，單生一位小姐，取名浣雪，十分才貌，尚未議姻。今日曾夫人壽誕，小姐命我出來買些東西與他上壽。起得太早，老眼不濟，撞見孩童，對上無錢，故則口

舌。回去報知夫人，令其知道相公好心。”遂引退而別。

生送他出門，歡喜自慰道：“無意中得知樓上美人消息。他家人既云在此寄居，則此女的系曾又青之女，葉小舟之甥女無疑矣。”意欲傳情嬌容，無因再睹。思及歐陽生好友，將次到家，當往一探。遂命墨僮看園，出門而去。時見愛月取水，生認得是樓上侍立阿鬟，兩下各相顧盼而去。

愛月歸，將生外出之事對雲娥說過。雲娥沉吟半晌，命愛月託採花潛往鄰園一探，便知公子何人，慎勿令其瞧見。愛月領命，不數武便到駐春園，佯問墨奴道：“亭中可有人否？”墨僮道：“我公子外出，獨我在家。”愛月又問道：“是何公子？”墨僮道：“是我家尚書老爺公子。”愛月道：“公子可有多少年紀？曾婚娶與否？”墨僮道：“年方十六。我家公子素負大志，乃以未登科甲，欲娶無媒，加以老爺、夫人早逝，是故遲延，至今孤子，尚未議婚。姐姐今日來此何幹？”愛月便託詞道：“我家夫人昨日登樓，見辛夷盛開貴園，敢思一枝獻佛。”墨僮見愛月如此說，便聽其直進。愛月見書窗几上有一卷新書，皮上書“駐春園新稿”五字，知是生之窗稿，遂拾置袖中，仍向亭上折辛夷一枝而歸。乃帶笑對雲娥道：“今日不負此行矣。”雲娥問故，愛月遂將墨僮所言述了一遍，仍向袖內把藏來窗稿遞與雲娥。雲娥遂整窗拂几，焚香展讀。但見一卷，約五六十篇，題目下書“黃玠著稿”四字。雲娥看畢，祇見字字金玉，篇篇錦繡，不忍釋手。愛月見雲娥祇管翻玩，帶笑問道：“公子肝腸，今日盡為小姐所見，畢竟實學何如？”雲娥歎息一聲，便叫愛月道：“天也！余志決矣，不必復言。”二人論了一番。

生訪歐陽生，尚未回來。歸到房中，不見几上窗稿，忙問墨僮道：“適有何人到此？”墨僮俱以實告，遂將愛月討花細述一番。生知此稿恐是愛月竊去以達小姐，遂置不問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本書始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